

三
國
志

100元

上

國

志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尙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尅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斂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

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
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
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
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
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
諸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
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尙稱而厲斯可以率時
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尙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
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
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遷中

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

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幘籠持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

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始

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按時或作特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竊謂英特爲是也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

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

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巨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

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立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四方遊士有死公者皆爲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盜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公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其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公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囑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冒酒之德故堯不飲于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和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
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
理出彪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
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
年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
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官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
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
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鉅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
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語曰融二子皆鄙亂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
也 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
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弈棋
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忌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
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許攸 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
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執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
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
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
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
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
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眾
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
遊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調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
收治之 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
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閒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而琰最為世所歎惜至今冤之

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

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飡之絜家象濯纓之持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
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

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珍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髫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爲動

魏書曰或謂奕

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僞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珍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珍被誅

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

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旣建爲尙書復典選舉遷尙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爲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避亂淮南後中諸父兄皆禁固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爲己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閒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

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投趾可不乏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縻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桴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絏
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宥

出爲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爲鄴令夔
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